



浩浩荡荡打春

□ 蔡竹筠

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。一立春,我们这里,虽然四野里还了无春色,但空气中有了潮润润的湿气,还夹带着一丝丝泥土的气息,给人感觉春天来了。

我老家村里,把立春不叫立春,叫打春。

春,看不见,摸不着,春在哪里呢?怎么打呢?

那年,我跟一帮小伙伴第一次“打春”,就有过这样的疑问。

二叔说:春哪里都有,你想往哪里打,就往哪里打。

听了二叔的话,我们还是不知春的存在,不知道往哪里打。

二叔看我们一脸茫然,又说:往地上打、树上打、水上打、牛身上打、人身上打。

二叔说这话的时候,我们几个小孩子,每人手里挥舞着两根春条。

春条是我二叔做的。此时,二叔

就坐在他家南墙根暖融融的阳光下,还在给手里没有春条的孩子做春条。

春条是用一米多长的芨芨草做的。二叔的脚下有一小捆芨芨草。他拈起一根芨芨草,剥去外皮,芨芨草光洁的茎,在午后阳光下显得亮晶晶的。二叔的脚边,还放着几团红的粉的绿的彩色绉纹纸带,和半碗自制的糨糊。纸带有二指宽,一边用剪刀剪成锯齿状或流苏样。二叔拿起一条纸带,一头抹一点糨糊,从芨芨头穗子下缠起,缠完一条纸带,再拿过一条另一种颜色的,用糨糊黏结在一起,往下缠。一根芨芨草,三条纸带缠下来,也就缠到头了。二叔把这根春条,递给站在他面前的孩子手里,又缠另一根。我们围在二叔身边,兴冲冲、眼巴巴地看着他做春条。此时的二叔,在我们眼里,就像一个魔法师,一根不起眼的芨芨草,转眼之间,在他手里,就

变成了一根花花绿绿的春条。

二叔让我们往地上打、树上打、水上打、牛和人的身上打。我们每人手中拿着两根春条,沿着村街打春。走在街上,有一下没一下的,在面前的地上抽打两下;走到谁家门口,有一棵树,就围上去一阵乱打;看见一眼井,我们就在井沿上抽打;要是遇到过路人,只要不是陌生人,那人看见我们手里拿着春条,会惊呼一声:是打春了。这人话音刚落,胆大的孩子手中的春条已经打到他身上。看他并不恼,几十根春条就乱舞着向他身上打去。有的大人被孩子们用春条抽,好像有多疼似的,会颠颠地跑开去,一边跑,一边还骂我们是“瞎熊”,嘴里骂着,但脸上是喜滋滋的。

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春天,被一群孩子用春条一番抽打过后,不几天,就从地下钻出来了——地面许多地方都潮湿起来,路上有的地方裂了缝,我们围

着裂缝转圈儿踩,脚下的地越踩越软,踩着踩着,裂缝中就滋滋冒出泥浆来;又从柳树枝条上冒出来——枝条上努出一丛一丛的毛娃娃,看上去就像是一挂挂小鞭炮;还从井水里暖上来——此前冰凉刺骨的水,洗脸洗手的时候,变得不那么“扎”人了。

我们挥舞着春条打春,从东街打到西街,南街打到北街。看到的孩子,都很羡慕。当得知二叔在自家门口做春条,都跑来跟二叔要春条。二叔乐此不疲,只要来了,无一例外,给每个孩子做两根春条。一开始,这支打春的队伍只有七八个小孩子,渐渐的,成了十几个、几十个,到最后,已然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了。

有大人,看到自家的孩子没在打春的队伍中,路过二叔家门口,便会给孩子要两根或四根春条。

临走的时候,还会说一声:蔡二爷

这人,是个有意思的人。

村里人都说,我二叔是个有意思的人。有意思的人,就是有趣味的人。

二叔的趣味,不止一端,他还会唱秦腔、会演秧歌、会说唱宝卷。我们村里的秦腔戏班子恢复那年,好多戏本都是从二叔的肚子里倒出来的。秧歌子刚扭起来的那几年,每年腊月里,二叔早早地就张罗着排演秧歌。唱,扭,画脸子,二叔样样在行。有一年冬天,二叔坐在自家热炕上,给我们讲古今,讲着讲着,二叔突然唱起来。我问二叔唱的是个啥?二叔说:《二度梅》,宝卷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是早年间,我们河西流传的一种说唱艺术。

听我父亲说,二叔没有上过学,他那一肚子戏,都是从上一辈那里听来的、看来的。

二叔记性好,这些民间的技艺,唱念做打,过耳过目就能记它个八九不离十。再比如二十四节气,他能不错日子地提醒我们,什么节气到了,该做什么了。

二叔的一小捆芨芨草,还有那些彩带,半下午的时候,也就所剩无几。这时候,村里的半大小子,差不多人人手里都挥舞着二叔做的春条。远远看去,一街都是花花绿绿的春的色彩、春的气息。这一天,不只小孩子高兴,家家户户的大人也是乐滋滋的。

打春不是节日,但这天,就这样被过成了一个节日。

乘着春风赶来(外一首)

□ 吴春

声声爆竹,撞入天空的肺叶
楼房的听力也拔高几分
佳酿中深埋的诗歌
被挖掘出来,分行贴上房门
追风的少年,同样被风追着
时光的渡口新芽初发
我乘着春风赶来,玫瑰色的心情
如颤动的羽翼抖落一地喧哗
年味更足了,粮食心照不宜
清洗用旧的岁月
灯笼扯下晚霞披在身上
为除夕做了伴娘
星星笑弯了腰
更灿烂的——是妈妈的眼神
刚从年夜饭桌抽离,又灼灼闪耀在
风雪夜归人身上,持续加热

年来了

烟花拉长身形,谜一般
被一群小鸟猜着
贴春联的人,连同生活的褶皱
一起抹平
锣鼓喧天,一再让冰雪破防
柳枝吐出一个崭新的春天
丰登的五谷以不同面目齐聚餐桌
滚烫的语言存放酒中
从嘴唇直抵心脏

年馍馍

□ 王延军

一进腊月,北方农家的主妇们就盘算着做年馍馍。

母亲先用温水在瓦罐里泡“酵头”(用黄米抑或小米加工晒制成的发酵的酵母),滗掉酸水,再换上两次水后,才在罐中搅入少许面粉,成糊状,然后放在离炉子不远处。发酵面心不能急,顺其自然,在慢慢的等待中任其酝酿生长,酵面自然就会发好。瓦罐中酵面冒泡时,母亲又搅入些面粉。在孩子们的眼里瓦罐似有无限的魔力,使酵面不停地长大。当酵面胀满罐溢时,母亲方开始接面,把扯着丝的酵面和入面中,揉匀,放入盆中,再等其发酵。盘算着一大家子人要吃出正月,还要走亲戚家送礼,母亲发面总要接上几大盆。

村里的蒸子各家事先要排队等。这家的还没烤完,下一家抬蒸子的人就早已等着了。都怕面发过了头,烤出来的馍馍拿不出手,让人笑话。

蒸子是生铁铸成的,下底上盖,底似三足平底锅,深七八寸许,直径三尺过点,盖微微下凹,沿有四耳,便于两人用棒抬起整盖。蒸子抬回来后,父亲在院子选一避风处,这样烤出来的馍馍火色均匀,先用土坯把蒸底三足支高支稳,便于蒸底下架火,蒸底下是用麦草做底火的。

家里人口多,要烤10多蒸子,母亲一个人顾不过来,少不了请邻里帮忙,屋里叽叽喳喳充满了欢笑声。年轻的接面、兑碱揉面,面团在有力而灵巧的双手下翻转舞动,揉好的面显得匀称、丰满、蓬松、柔软。揪下一点点,放到鼻下闻闻有无酸味,或团个小小

蛋,放在炉盖烤烤,尝尝味道是否发酸;年长的坐在炕上,揪面剂子、挽炉盆子、卷卷子……挽炉盆子先把面团搓成拇指粗细、尺长的棒状面剂,面剂在灵巧的手中翻转穿插,两个连襟的8字形图案便呈现眼前,再用筷子蘸红曲水在正中点一下。在擀开的大面上抹上清油,撒上绿色的香豆,或者棕色的胡麻、黄色的姜黄,卷起后切成圆形,寓意团团圆圆。各色花形的馍馍浸透着农家人对食物的尊崇,也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。

屋外,父亲和邻家大伯架火、放底火、装馍、拾馍、抬整盖。底火用麦秆煨,盖火是入冬后捡来的耐烧的枯树疙瘩,盖火也不能过大,否则馍馍容易烤焦。父亲和大伯泡上一杯浓醇的茶,喧着,不时地再转一下整盖,添根柴。小孩也不闲着,抱柴火麦草的,还有闲时追逐打闹、捉迷藏的……红红的蒸火驱散冬天的寒气,映红了一张张迎春的笑脸。

约莫半小时的工夫,第一整的馍馍熟了,整盖一抬,一股热气蒸腾而上,一阵麦香扑鼻而来。等到再把香油抹在热腾腾的、微黄的馍馍上时,色泽金黄的馍馍愈发令人馋了,娃娃们顾不得烫,急慌慌咬一口,大人也都纷纷品尝。“稍有点酸味,再揉点碱”“发面再揉一揉”“多放一个底火,火候刚好”……深谙其道的主妇们你一言我一语,为一整不甚完美的馍馍“定了调”。

炉盆子吃起来既有烙馍馍的筋道,又有蒸馍馍的酥软,吃着炉盆子仿佛看到那碧绿的麦田,闻到浓浓的麦香。

周祖故里年曲

□ 巴陇锋

周祖故里的年有些说头的。

一旦上腊月,这块农耕礼乐的腹地,北风呼啸,滴水成冰了。

屋里人整天推磨、发面、蒸煮炸煎。小孩呼朋引伴,这家看杀猪,那家瞧蒸馍,东头围观做豆腐,西头捋摸捏饅子。墙根上晒得暖暖的,悠闲地踱着行门户走亲戚的路人,他们穿戴一新,正络绎不绝地走在布满炮仗碎末的村道上……

在包括北邕和南邕在内的周祖故里,腊八很重要。古风犹存的邕地,算得上为考察年俗文化的一个范本。孩子们会冻腊八坨儿、吃腊八面。腊八坨儿是一种用麻线提在手里的碗状冰棍,由萝卜花和红糖水在碗里彻夜冷冻而成,冰甜爽口。腊八面是红白萝卜豆腐肉臊子汤面,亦至味也。

如果说过年是部交响乐,那么,是腊八拉开了年的序曲,而“杀年猪”则为年持续暖场。吃肉过年,喜事连连。

不觉,小年到来。要送灶神,贴对子,还要上香、献祭品,都在小孩儿兴趣之外,孩子们关心的,是紧锣密鼓进行着的蒸馍、做豆腐、油炸饼、发燃面、捏饅子等活计。

赶集也是年的精彩乐章。二十七和十五前的集,走得动的,都去。几十里路上,人群川流不息,织成蔚为壮观的长龙,集上人山人海,摩肩接踵。买了炮仗烟花、灯笼蜡烛、糖果等家里没有的年货,喜滋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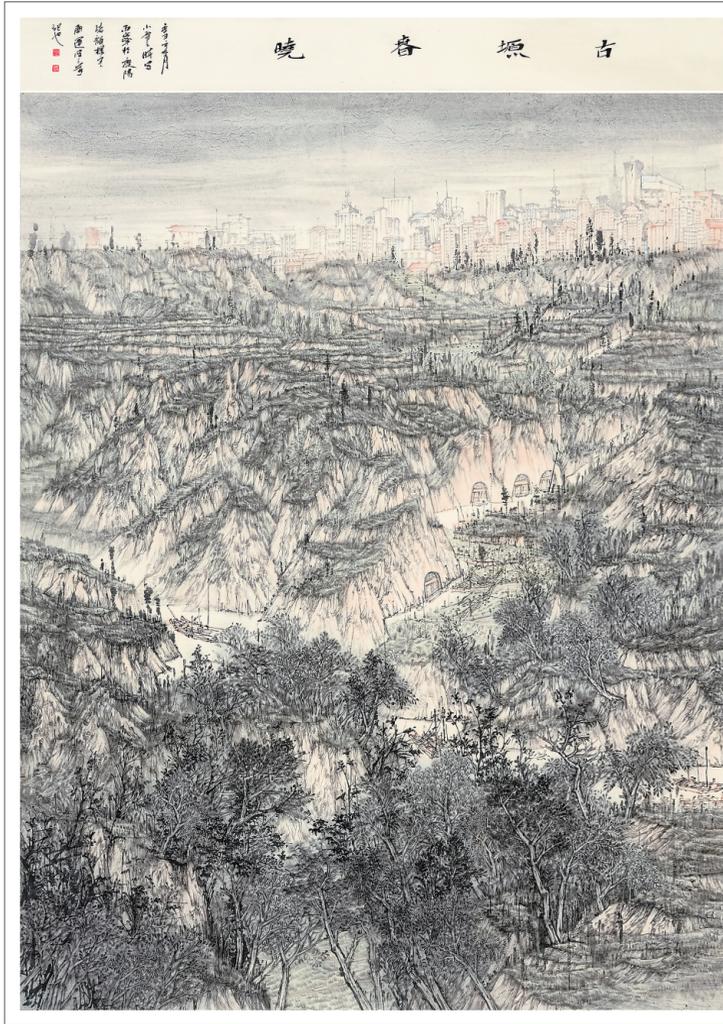
返回,很累很快活。

围着火堆听响客吹唢呐,是半大孩子过年的一种娱乐。诙谐欢悦、激越亢奋的高原唢呐,几十年后犹在耳畔。

除夕无疑是过年交响曲的高潮。贴春联贴门神。各门上都有,槽头也有,树上也有。晚上六点多,搭门前火,一家人出门响炮放花,火旺炮响,预示着人旺日子红火。燃毕,回屋吃饺子年夜饭。饭后,散压岁钱、看春

晚、守夜。

初一早饭后,全村动员,除六七十岁老人端坐家中外,其余的都去拜年。路上遇见这拜的人,要跪拜,哪怕在雪地。主家笑脸相迎,端酒盘子招待,散糖果瓜子吃。初二,新女婿回丈人家拜年,初三初四走亲戚。新女婿被各家轮流叫去吃饭,一日五六餐,要谦和有礼、言辞合宜,稍不留神,这辈子“瓜女婿”的号就肯定了。还有“七不出八不入”的规矩,即初七不走



百花

第 3227 期

古塬春晓

[中国画]

郑开运 作

腊月的尽头

□ 何军雄

乡村,集结了一年的喜庆
在腊月,将激情释放
枝头摇曳的灯笼次第点亮
山野寂静,有一只鸟
站在高处叫着故乡的名字

乡村腊月,树木依次冬眠
向往春天的心蠢蠢欲动

追赶年的脚步,在山间
肆意延伸。乡村腊月的日头
漫过心灵的阡陌,以思乡
为故土的小道增添一抹色泽
腊月的尽头,是年的喜讯

回家过年

□ 杨喜鹏

窗棂旧了 剪纸是新的
门板旧了 威武的门神是新的
村中的社火
一直从麦场燃到街道上
孩子们手中的鞭炮声
已炸响到
剧场前的土台下

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
听见邻村一位很眼熟的老汉
正娴熟地哼着秦腔

娘在家门口等我
飘着饭香的炕桌上
娘用一床棉被暖在我身边
我的心就和娘的心
紧紧地偎在一块了

亲戚、初八不回家。初八,离家的日子。工作的返回单位了,但,年并没有过完。

元宵夜,提前挂好各屋、院落和大门上的灯笼,搭好门前火。吃过饺子,全家兴致勃勃燃鞭炮、放烟花,而后,小孩子提着灯笼到村头聚拢。一时间,村庄成了灯笼的世界、焰火的天地。娃们欢乐极了,互相攀比着、逗引着欣赏灯笼,有各色折叠式的火罐灯笼,有四方方正正糊着白纸面的架子灯笼,更有各式各样的动物灯笼;须臾,谁的灯笼烧了,哭闹起来……元宵前后,有的村社要社火,更添了一份浓郁的年味儿。

正月二十三开始,一连三天燎疔。入夜时分,人们在门口烧燎毛蒿大火。燎毛蒿一遇火便燃爆,喷射出四五丈火焰,非常壮观、提气。大伙儿不约而同燎疔,一刹那,全村燃烧起来,全乡全县燃烧起来,整个周祖故里燃烧起来……

